

宁浩。 混大成人

宁浩_林旭东_对谈录

ning hao >>>

宁浩进化史_香火_绿草地_疯狂的石头_疯狂的赛车_无人区_黄金大劫案.....



混 大 成 人

宁浩_林旭东_对谈录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混大成人 / 宁浩, 林旭东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2.4

ISBN 978-7-5495-0518-0

I. ①混… II. ①宁… ②林… III. ①电影评论—中国—文集

IV. ①J905.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49235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: 541001

网址: www.bbtpress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 010-64284815

北京盛世双龙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: 6.875 字数: 120千字 图片: 47幅

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24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宁浩近照

目 录

001	序 / 宁浩
003	上帝开了一个玩笑
037	信仰与现实的冲突：《香火》
077	成长之前：《绿草地》
121	两种试验：《疯狂的石头》&《疯狂的赛车》
161	走到如此邪恶的境地：《无人区》
189	撕裂成长：《黄金大劫案》
211	后 记 / 林旭东

序

宁 浩

一白张云：黄金上映，应当聒噪，不然市乱声杂，恐无人问津。

余私下寻思：写字在今天已非神圣不可侵犯之特权，因文字渐现原始，日趋式微，造纸也被冠以高碳重罪，不知“书”尚能存世几许？不如趁火打劫，借机也出他一本“纸书”，也好在纸落得胶片一般下场之后当作古董！小人之心昭昭。

现如今立传者多如牛毛，我倒无心掺和。恐怕我的传写出来也索然无味，精彩不及列位，还招自个儿恶心。恰巧林旭东先生愿来叙旧，倒不如败火地吹场牛逼，扯场闲蛋，聊博一笑。

说文字式微，倒不是心存不敬，实在是觉得识字甚苦，读字甚苦，写字甚苦，乃我等生灵生命之初第一苦事，自从文字诞生，系疙瘩的草绳便只用来绑草绑牛绑人了。如今影像之术与网络电脑之辈勾结，信息之巨大，传输之便捷，逐渐侵占文字之旧有功能。

读图易于读字，文字乃逻辑学符号学之复合，习之不易，观之不便，沟通容易曲解，有图有声相对直观简单，也不分国家和地区。此一学问也逐渐降下门槛，人人皆可为之，电影之术也会从特定之娱乐艺术形式转化为民间通用语言，救万民于识字之苦，岂不是万民之幸？愿文字早日去绑草绑牛，莫再绑人。虽显残忍，但人类之成长一如个人之成长，唯有牺牲，方可向前迈进！

好了，扯完这些大不敬的蛋，开始用文字记录与林先生的聊天吧，观后欢迎耻笑！

上帝开了一个玩笑

《黄土高坡》。马蒂斯。鲁迅全集。摇滚乐。画展。诗会。

林旭东 你说你原来很喜欢摇滚，你是什么情况下接触到摇滚的？

宁 浩 我十几岁的时候经历了一个伟大的时期，我对八十年代非常有感情，八十年代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都能看到，而且信息突然涌进来，带来巨大的冲击。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是非常稳定的时期，八五年之前，小学二三年级，每天中午放学回家听广播，听评书，讲《白眉大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，那个时候你感觉院子里到了中午非常安静，太阳很大，没什么人，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里那种感觉，偶尔有人会吆喝卖豆腐或者换大米，只有这种声音，家家都是听收音机、做饭、吃饭、下午去上学。田园式的生活。但是

到了四五年级以后，好像从倒夏令时的时候开始，觉得信息量变大了，你开始听到不同的音乐，当然邓丽君早就开始有了，可是邓丽君对我们来说有点老气，因为工厂的男孩子，可能更多的需要有力量的、比较有劲的东西。我记得最早听到一个派别叫“西北风”，唱的是“我家住在黄土高坡”，突然开始有一些不一样，然后崔健开始上台唱《南泥湾》，他唱《南泥湾》是有解构精神的，我们一般听的《南泥湾》是郭兰英她们唱的。

林旭东 那时候已经挺晚了，八十年代末。

宁浩 他是八六年还是八七年开始唱这个歌的。但是他具备某种不一样的东西。

林旭东 你最早听到的是卡带还是什么？

宁浩 我记得最早是广播里面有，后来变成有合辑，一人唱一首，拼的一盒。一开始也不懂，都是泛听，但是从里面慢慢找出来几首好听的。因为是学画画的，还会订一些专业杂志，你开始看到不一样的东西，不仅仅是以前那些书上素描、色彩等特别传统的绘画，比如说我那时候开始看到米勒，好像马蒂斯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看到的，当然毕加索那些早期是看不到的，我对毕加索一直都没有什么强烈的感触。然后小说也特别蓬勃，那个时期一

本一本的，像苏童、莫言。一直维持到九十年代中期，我在山西觉得那是很蓬勃的一个时期，文艺上很活跃。我记得那时候看到小说《活着》，看得非常激动，你突然发现原来当代还有这样的活着的作家，产量那么高，写得很好看。你的注意力从那些已经死了跟你没有什么关系的作家身上突然转移。

林旭东 你看过金庸吗？

宁 浩 我不看武侠小说，到现在都不看，从来都看不进去，我逼着自己看过一段，买了一套金庸，但是看不动，我很难进入到一个纯浪漫主义的语境里面去。但是我看《活着》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东西，我其实非常喜欢。包括王朔，包括鲁迅，鲁迅的东西我特别喜欢看，严格说我最早喜欢看书是从读鲁迅的书开始的。鲁迅属于很能启蒙人的作家，他的文字修养很高，他不是我们概念中一个简单的斗士而已，我上小学就把《鲁迅全集》都读完了。那是个信息量巨大的时代，我很感谢八十年代的那种洗礼。

我从开始喜欢听《黄土高坡》这种音乐开始，到上中学，到九十年代初逐渐知道有各种各样的流派，那是摇滚的第一波浪潮，“中国火”那帮人开始出现。我觉得他们跟我更有关系，港台音乐虽然我也听过，但我总觉得港台音乐是一种小情调，情情爱爱，虽然对那个年纪的孩子来说有感触，可是总觉得距离比较远，没

有切肤之感，隔靴搔痒。但是摇滚乐所渗透出来的浓烈情感，我觉得跟我是有肌肤关系的，让我有触觉。他们唱的情歌，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事，是哥们家邻居家的事，没有那种遥远的距离，所以它会留得更久一点，你会发现它的力量更强。然后开始喜欢听国外的，但是因为语言不通，实际上只能听音乐，你开始听到像 Pink Floyd、Nirvana，还有山羊皮、性手枪、枪花……很大的一股潮流涌进来。那个时期感觉还有很多诗人，我还去看过他们的诗会。

林旭东 在北京？

宁 浩 在山西，山西这种圈子非常小。

林旭东 山西也有乐队？

宁 浩 有摇滚乐队，还有摇滚乐队在礼堂里面搞的小范围演出，虽然都是以拷贝北京乐队为主的演唱，但是乐队之间开始有很多的活动，互相邀请去看表演，有时候中间还有诗会，我觉得那是很有趣的一个时代。还有画展，画展几乎只在各专业院校之间，但是毕竟是一个圈子，虽然是很小的圈子，但是很丰富。

林旭东 你自己是不是也搞过乐队？

宁 浩 对，我们那个时候学校的一群人。

林旭东 在山西电影学校还是高中？

宁 浩 山西电影学校。搞了几年，到现在什么也没搞出来，只是那段记忆很有意思，在村里面到处找可以排练的地方，必须要到农村去。

林旭东 你在乐队里是……

宁 浩 弹吉他，唱歌。其实是一种热情，那个时候更多的是你的荷尔蒙不知道往哪儿宣泄。

退学。山西电影学校。画画。成长。迷茫。张敬云。

林旭东 在山西电影学校上了几年？

宁 浩 四年，中专。

林旭东 那四年看起来对你也是很关键的。

宁 浩 很关键。因为我的人生观和方法论建立的阶段是那四年，可能比一般的孩子要早一点，很多孩子是在大学去完成，因

为普通高中没时间思考这些问题，只顾上考大学了，这是中国小孩晚熟的原因，你给他太大的压力，他没有时间思考青春期等等那些问题，没时间谈恋爱，没时间听音乐，没时间去思考问题，只有语文、数学、化学这些，所以把他们的成熟阶段整整推后了四五年，推后到高校里面去完成，我幸运的是没上高中。

林旭东 能不能介绍一下山西电影学校是个什么样的学校？

宁浩 山西电影学校最早是山西省电影公司办的一个技校，是为了培养电影放映员，训练维修电影放映机这个职业技能的，我们是第一批所谓的艺术类的学生。为什么招我们去呢？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些画海报的人，以前的海报都是画的，没有彩喷技术。我记得我还画过一张，我画的唯一一张海报就是刘德华。我当时在上高中，我其实很不想上高中，我跟我妈也说过不想上大学，我英语特别差，几乎没有考上大学的可能，上高中也不好好读书，那时候上学还打过一架，跟初三的学生，那个学生也不是什么好孩子，上着课打起来。老师在上面讲课，我们就冲到里面把人给打了。打完之后，性质比较严重，当时我正在琢磨怎么处理。其实山西省电影学校第一年招生很奇怪，十一月份招生，一般艺术类都早招，它这个学校经历了一次决定，决定存在还是不存在，最终是存在下来，所以错过了招生时间，就晚到十一月份，我正好打了一

架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，学校给我发通知书说你可以考这个学校，我说好，我不上课了，我去考这个学校去。基本上只要考就能去。

林旭东 考什么？

宁 浩 考绘画。

林旭东 你以前就喜欢画画？

宁 浩 对，小时候就画画。也好，也不好，更多的是一种逃避读书的办法。然后就去考，考上就去了，结果一去，那个学校太牛逼了，完全是一个放羊的学校。一年多没校长，因为那个学校已经在半死不活的边缘状态，没人愿意来当校长，一个无政府状态。我们在电影公司里头，底下是发行部，楼上就是办班的，一共四间教室，两间上课，两间是宿舍，一个宿舍睡三十多学生。太热闹了，你想睡三十多个十五六岁的，那得多热闹，就跟戏班子一样。什么毛病都在那学会的，什么抽烟啊，全是在那学会的。关键这帮孩子有大有小，我们班就有二十岁的，年龄差很大，又热闹，老的教着小的学坏。但是很好的，它给了你那么自由的时间。到一年多之后重新批了一个校舍，因为是一个新学校，所以三天两头搞建设，那儿以前是一个特破的四合院，到处是煤堆子什么的。终于调来一个校长，因为电影公司也接不住，最后把学校交

给文化局，文化局就给我们批了一块地，天天忙着盖房子，一盖房子我们就停课，我妈都奇怪我上的什么学校，放假比上学时间多。老师也觉得不像话，就说出去写生吧，然后拉着一帮学生出去玩，到绵山、乔家大院，反正就玩儿吧，就跟旅游一样，一跑一个月。要不然就到部队，跟部队借一个院，在里面画画，还得军训。就这样过了非常有趣的四年，因为那个学校一直在忙乎它的事，结果我们玩儿得很开心，压力很小。

林旭东 成长了？

宁 浩 我觉得那是最好的成长，你突然解放了，你以前读十年的书，都是天天往那一摞，不管你喜欢不喜欢，必须得塞进去。现在你感觉你自己是一个社会人了，我觉得比大学都舒服，没考勤。我们在学校里面发动运动搞斗争什么的，罢考，基本大学里干的事我们都提前干了。然后谈恋爱。

林旭东 那个时候就开始了？

宁 浩 基本上全都是那个时间，艺校，出了名的就是乱。但是那个时期，面向社会的门打开了，它不是那么严格的一种学校的教育方式。因为像我们这种属于上学年龄小的，绝大多数学生都年龄大，都是十八以上的，中专毕业直接面临分配。我的人生